

◇ 水润南方 王国华专栏



王国华，“城愁”散文的倡导者和书写者，现居深圳。

恩上水库露出来了。你想要的东西，往往在突然走神儿的时候出现，而非在最期待的时候。

背靠着山峰。山峰上面挂着夕阳，沉甸甸的，随时坠落，却又不会令人心慌。

从远处看，岸似圆融，近瞧，却是壁立，若掉入，不容易爬上来。波纹粼粼。水面上的夕阳被打散了，但是亮光没散，盯一会儿就得眯上眼。一根干枯的树枝漂在近岸处，似乎已忘记当初的绿，对它而言，生命就是现在这个样子。

岸边荒草萋萋，有绿有黄，为整个湖水又添上了一圈年轮。

草丛中传来轻轻的虫鸣。仔细听，有曲调，甚至算得上婉转。一团一团的飞虫，久久地凝固于空中。

灌木上站了一群麻雀，仿佛结出的一个个果实。稍有动静，扑棱棱一起飞向天空。过一会儿，见无危险，又飞回原处。其中一只倏忽跳下地，左

高山水库

啄啄，右看看。另一只跟着跳下来，右啄啄，左看看。一只接一只，都跳下来后，又一起扑棱棱飞走。沉寂的水面因这群麻雀而微微动荡。

未见一鱼。却有一只鸭子（也许是水鸟。太远，看不清）在水面上游走，身后拉出一条长长的线。忽然，它一头扎进水。水面荡开，随之恢复了平静。我定定地盯着。大概过了一两分钟，仍没再出来。这是什么意思，自杀了？

水库略似长方形。绕湖走，可见蓝色的喜花草，小巧，闪闪发亮。一排排直立的冷杉。据说深秋时节最漂亮，一片深红色。而我所见，已现枯败象。来年它还会变红，我不知道自己那时还想不想来。

这真是天造地设的一面水。离天空更近一些，雨水落于此，比落在其他地方要省些力气。山顶上的水会流下来。山间石头缝里也会涌出山泉，形成一条条小溪，上面漂着枯

叶。溪底可见鹅卵石，已被泉水摩得圆润、滑腻。

临水而立，环顾四周，很想说一句“风景这边独好”之类的俗词。此景若在地面，平淡无奇，而现在凝神静气，久久沉醉其间，最直接的原因是走了很远的路，得来不易。这当然是自我的角度。从他者的角度看，湖水就是好。它和周围的一切，都经过了神的挑选。神要把最好的事物放在高处。

此刻我站在这里，似乎具有了非凡的力量。水和空气托着我。我身体像充了气，越变越大，只要轻轻挥手，就是风起云涌。所以我站着一动都不动，以免误伤了谁。是“高”给了我力量，让我庞大，雄壮，成为金刚。

但我还是渺小的。更远处，一个巨大的怪兽，怜惜地盯着我所在这个星球，小米粒儿一样孤独的星球。它一口气就可以把它吹得更远，星球上的所有事物全都粉身碎骨，但是它摇摇头，并不吹出那口气。它这一沉思，地球上的事物就又侥幸地度过了亿万年。我这样一个比人类高大几千倍的金刚，仍然是地球上一个小小疤结，在那个怪兽眼里，等于完全没有。

◇ 相见欢 王瑜明专栏



王瑜明，媒体人，偶有文章见诸报端。

又是一年流感高发期，不禁想起四年前的那个春节，从小年夜到2月1日，我陪着家里一大两小“三刷”发热门诊。新年发烧，让人没劲，但也由衷地为一线医务工作者点个大大的赞。

第一刷是小年夜的前一天，下班路上的我接到老爸来电说，8岁的女儿有友发烧38.8℃。我倒吸一口冷气，我是真不想去医院轧闹猛，心里想着还是先在家观察一下吧。可是当晚，有友越烧越高，半夜连连喊头疼。久病成医，凭我的经验，估计娃中了流感的招。

第二天是小年夜，一早，我拉着高烧娃直奔家附近的医院。小朋友的发热还是在儿科看。但进入儿科的所有患儿，都要先在门口的预检台测体温。一圈筛查下来，果然如我所料：甲流。知道病症就能对症下药，因为有友吐得厉害，医生建议在隔离补液室吊针。临回家前，医生叮嘱我们：回家

三刷发热门诊

一定要注意和弟弟隔离，甲流的传染性强。

大年初一一早，老妈告诉我，睡在另一间房的弟弟似乎也发烧了，且体温直奔39℃。尽管我们“严防死守”，但弟弟毕竟还是时刻想念姐姐，趁我们不注意，会溜去姐姐那里和她说话。我的预感是：弟弟也是甲流。大年初一，真要去医院吗？但弟弟才2岁多，高烧耽搁不起，就算形势严峻，还是得去儿童医院。大年初一的儿童医院较之往常冷清了不少，我抱着弟弟刚准备进入门诊大厅，保安忙上前引导，原来门诊大厅只开了一扇门，从这里进入医院后，先测量体温并登记。

才过了8天，咳了好多天的双友爸一早量了热度：38℃！怎么办？双友爸已经咳嗽了大半个月，断断续续第三次发烧，在家硬抗，看来是挨不过去的。无论如何，还是去医院看一下才放心。

还没到医院大门口，我远远地就发现，车辆进出的闸机都关着，待我们的车开近了，保安走了过来，他拿着耳温枪温馨提醒我们：“车里的人员都要测体温。车里有没有发热患者？”我老实回答：“有。”保安道：“发热患者下车，车进医院，有专门的地方停放。”保安给我们指路。发热门诊很规范，就像个小型医院，挂号、收费、诊室、化验、放射科、输液统统都有，这里所有的医护人员非常耐心，医生继续询问：“发烧几天了？咳嗽多久了？有没有胸闷？不要担心，你这个情况应该没问题，等下做个检查就好。”

发热门诊的人不多，检查非常快。咽拭子、血象、拍片结果很快出来，还好，只是普通感冒加轻微的细菌感染，吃点抗生素就好。虚惊一场，不是流感，胸口一块大石头落地。我们离开时，已经快中午12时了，我们后面，又来了一位发热病人，过年的发热门诊里，耐心的医生们依旧坚守岗位。

我常说，我们要理解医护人员，他们真的是最辛苦的人，我至今还难忘那个揪心的新年。

石榴

九月，张扬姑娘从喀什回来，带来四个大石榴。滋润饱满，红红艳艳，一时舍不得吃，放在桌上。月余，皮已经变薄变干，依然是红的，褐红。当清供也漂亮。

石榴剥开，粒粒晶莹饱满，红得不动声色，望之口舌生津。一直怕食酸石榴，那酸，想想都倒牙。对石榴的爱，只爱甜的。石榴的好滋味，甜多，酸只能有一点点。每回吃石榴必剥了放在盘里，用匙挖了吃。“半含笑里清冰齿，忽绽吟边古锦囊。雾縠作房珠作骨，水精为醴玉为浆。”津津入口，石榴汁在舌尖舞蹈，不想触到石榴籽的硬，滋味在舌尖驻足。石榴吃的却也是这一畅一阻的滋味。就像好小说，读到引人入胜的情节，被吊足了胃口，且听下回分解，峰回路转，又跌宕开去。软籽石榴，少的正是起落跌宕滋味。

街上有榨石榴汁的。喝石榴汁最

省事，一杯八元，浓浓的甜味穿舌过肠，喝得痛快，却少了剥石榴的乐趣。滋味如快餐，能饱腹却少情致。

石榴酒是好的。甜中带点淡淡酒味，度数不高比果汁口感好，其色又胜红酒一筹。倒在高脚杯里，如汪红宝石，美得低调奢华，明艳又深藏不露。

喀什皮山石榴好，个大味纯。喀什的友人说，石榴要连着白色薄膜吃才有药性。偶一试之，涩，混着石榴的甜，滋味又复杂，好似老顽童，老于世故而又一派天真，殊为难得。

有年在可可托海购得一石榴石手串，珠子一般大小，滴溜溜的，红得雅致，戴在腕上，活泼泼喜人。《红楼梦》里，宝玉要看宝钗带的红麝香串。宝钗一急，竟褪不下来。只得掀起袖管，露出雪白酥臂，宝玉竟起羡慕之心。石榴石红得剔透、低调，更符合宝钗不事张

扬的性格。有一对耳环，颗颗石榴如绿豆大小，缀成扇形，一嘟噜垂下来，行动处钗影鬓环，不知是风动还是影动。耳环是友人送的，其中有惺惺相惜的情谊。这些年首饰买得多，戴得少。

那年秋天，去齐白石书院。院里有一株石榴树结得繁茂喜气。有的石榴，开得太过竟裂开了，晶莹的石榴籽露在外面，俏皮活泼。“明珠在腹，开口示人。”玉口锦绣，像开心过头的孩童，一派烂漫。这怕是文人爱画石榴的原因吧！

五月榴花照眼明。有年在库车步行街，明蓝色雕花大门半掩，红艳艳的花朵跳在眼前。推门进去，院子当中一树石榴开得热闹。

院子里的维吾尔族姑娘，大方地走过来与我们合影。我拍了照片给她看，笑容如榴花一般红艳。回来后洗了照片，按她留的地址寄去，不知道她是否收到？倘若收不到，那一刻的欢喜也在心了。

一生中总是要见几次过目难忘的美，这两次都算。

◇ 云上花开 胡蛙蛙专栏



胡蛙蛙，原名胡岚，中国作协会员。铁门关市作协副主席。

作品见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文艺报》《中国艺术报》《散文海外版》《北京文学》等刊物。著有《寄秋书》《风从域外来》。